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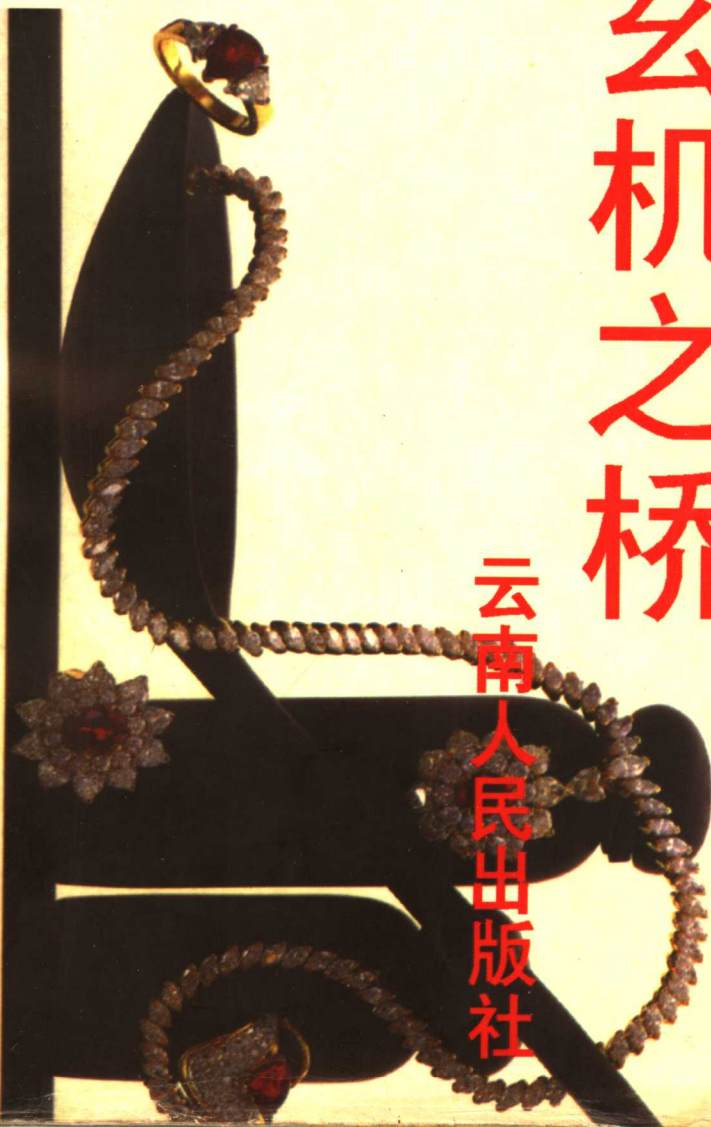


她们文学丛书小说卷

英国)虹影 著

玄机之桥

云南人民出版社



她们文学丛书 **小说卷**

玄 机 之 桥

虹 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刘存沛
封面设计 西里 薛娅
责任校对 解清丰

她们文学丛书
小说卷
玄机之桥
虹影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大 32
印张: 14.375
字数: 280000 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7,000 册

ISBN7-222-01834-4 / I · 488
定 价: 17.30 元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获得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1995.5.25

目 录

1 她们——《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 1 在人群之上
- 17 红蜻蜓
- 29 玉米的咒语
- 45 玄机之桥
- 57 那年的田野
- 64 残缺
- 78 六指
- 101 方殷大师
- 120 蜕变
- 127 带鞍的鹿
- 143 脏手指·瓶盖子
- 162 近年余虹研究
- 183 你一直对温柔妥协
- 239 青桃
- 243 指甲
- 246 煤气

目 录

- 249 俸
253 游戏
257 翩翩
264 康乃馨俱乐部
343 鸽子广场
409 小折
436 岔路上消失的女人

· 在 人 群 之 上 ·

在 人 群 之 上

他从旋转门走出来。阴沉沉的街道，路面一些凹坑残留着雨水，天竺菊和剑兰盛开在高高的阳台上。行人绷着脸，脚步匆忙。他的头发不很黑，但稠密，迎面吹来的风，把头发掀上他的前额，遮住了眼睛。他甩了甩头发，侧身绕过卖小报摊旁的一位拄拐杖的老头。人群之中，他那件米黄色灯芯绒西服，给我的感觉，跟刚过去的冬天大街小巷叫卖的梅花一样，流泻出浅浅的暖意和温馨，也有一丁点俗气。

足足一个上午他在这条街上，一个个公司、商店寻找雇主满意他也满意的工作。前者是首要的。这时代不错，允许跳槽。他说这句话时，手在空中作了个相应的动作，很潇洒。

对着自己的脸，我举起绿色的小方镜：一堆骷髅，散裂的声音蹦出光滑的镜面。镜边一圈冷冷的绿，有着不可捉摸的凄凉。我停止说话。从沙发上支起身子，两条腿略略交叉坐着，然后，说，瞧，他送我的，居然到今天还没扔掉。每次照这恶毒的玩意儿，心似乎收缩了一半。他抚着我的肩，在我身后笑，“干吗不送人呢？”我或许恨这镜子，或许着了魔，弄不清楚，可能是幻觉，但也可能不是。

这是个有着桔黄色窗帘的房间，你坐在我对面的转椅上，宽大的桌子，除了文件电脑一类东西，还有一束新鲜的白杜鹃，斜插在橄榄色与石榴红混合的斑马状的瓷缸里。怎么说呢，我喜欢这儿。我承认你是我的心理

医生。但从乘电梯到八楼走进这个房间后，我就不这么看。

你接过我递上的镜子，摸了摸，然后打开镜盖，低垂的睫毛，由于白杜鹃花的陪衬，那一排整齐的漆黑，很有几分明察秋毫的神秘。肯定从生下到现在，你都如此细皮嫩肉，端庄雅丽。不用揭下衣服，我都可以闭着眼睛勾勒出你身体的轮廓，那种精致。就如同我明白你喜欢户内生活的天性，和你的职业统一协调。潜埋在我身体内的某种兴致被轻轻碰了一下。

“我看见的是一个旧房间。”第一次不像一个医生对病人那么和我说话。你把脸贴近镜子，用一种模糊的声调说，“奇怪，我听见了雨声！”

我感到意外，手在沙发上滑动，竭力做出神情安静，“你知道的，我照这镜子时，看到的是堆站立的骷髅。那就是我死后的样子。”

“每个人死了都一样！”

“那么请你说说，这镜中的房间，雨声是什么？”我仿佛看见那房间，而细雨淅沥近在身旁。“你别呆望着我。”

这个下午完全不对劲，我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或许我不该来见你。对你来说，我不正常，需要治疗；对我来说，你太正常，你已经成为我的心理障碍。

“诱惑，全在眼睛。”我对他说。他点点头。他的面貌，身体不在这儿，却仍然清晰地出现在面前，他的眼睛充满怨恨时最生动。每当我洗完澡，对着梳妆台拿

出玫瑰色的口红，“晚上涂它干吗？”他用眼神强调他的不快。

在床上他搂着我，我说你嘴唇的线条和你下面的真相似。他的手松开了，以此来回答我扔向他的信号。他躺在那儿，如一只黝黑的鸟，翅膀萎软，身体轻盈，轻声啼鸣出一个个可怕的音节。

我辗转反侧，反复地自问：是我太主动，还是他另有不能言谈的隐情？白霜似的被子自然而然地和黑夜融成一体，挤压着我的身体，咳，躲到哪里去可以轻松呼吸？不眠之夜，把我自己变成自己的对手和敌人。

收起自己设计的作品照片、图案，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当场拍板，下午就开始在这家不算差的公司上班。他将为公司一个新开张的时装商店设计橱窗。

玻璃映出他的身影，在与人说话。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像我十六岁就熟透了，轻轻一碰，就会涌出一股浓郁的香味来。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拥有。漫长的未来，将无声无息从我脚下迅速溜走。我所渴望的，无非是一个正常女人所渴望的，真谈不上是奢侈或是妄想。

小心地越过红灯拦住的一辆辆车，到了马路对面，我才放慢脚步。我不只一次想象这样的情景：我从黑皮沙发起身，走到我的心理医生面前，迫使她躺在我躺的地方。并不是想变换病人与医生的位置，而是让她躺在沙发上，我认为她的脸仰着比较刺激我的想象，我不必

对她做什么。

喧闹的市声里好似传来他的噪音，这是犯罪的开始。

为什么他可以解开我的杏黄色呢子大衣，手越过白围巾、嫣红色毛衣，把整个冬天毫无遗留地带给我的乳房，让我领受一种彻骨的颤抖？坦白地说，我与他相识不过两个季节，我们不太像情人，更像兄妹或姐弟。和所有情侣一样，最初都很美好，相对现在而言，那不过是新鲜的触摸，之后，对彼此身体的探索从陌生到熟悉，始终缺乏火焰灼烧的激情。

我回头望了望和其他房子并列极普通的灰尘扑扑的大楼。一片蜜集的树林——城中心公园，正对着那个永远敞开窗帘黑色铁栏杆的阳台，寂静，没有人影晃动，似乎医生已离开她的椅子。是否真像他说的那样：我心里总是充满了罪恶的念头？我房间里保留着一个有裂痕的玻璃花瓶，闪射出罕见的透明的深蓝色，似有一瓣残月沉入瓶底。我的手此起彼伏地抚摸着，猩红的血一丝丝沁出来。

他不行，这并不是我趋于疯狂的理由。他离家后，我开始拥抱床单，渐渐硬起来的枕头。红晕染上脸颊。

“你这么随便就脸红，难道不是一种挑逗吗？”有人无人在面前，他都会这么指责我。但令人发窘的红晕不会听从我的意志，在一瞬间就传遍我的脖颈，前胸。紧关着的窗外，天空低垂下来，一副等着下雨的样子。我翻过身，低低的抽泣。我手上的划痕已痊愈。

钥匙在门外哗啦响的声音。他推门进来。

我在被子里躺好。“你感觉好一点了吗？”他把手放在你的额头上。

我点了点头。

“你不必去画廊了，”他说。他已为我打了电话，请过假。

当他的米黄色灯芯绒西服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我捆绑在半空的心才被解开。“你并不想与他分开，你也从不想结婚生孩子。你不过对自己的生命太虐待了。”昨天，你用职业的语调静静指出要害：“你在无聊的生活中用面具掩盖天性。”

瞧瞧，天空和树叶挨得多么近，树叶和你的阳台挨得多么近。即使是离开他，重新找一个男朋友，可能情况更糟。我知道自己恐慌的是每件事的重复，而且我的新鲜感会更加减弱。在我看来，我对心理医生的诉说是—种粮食，我必须依赖粮食活下去。我把手里的镜子扔进包里，那感觉即是置身于镜中的那间房子里，雨，点点滴滴，清晰地打在窗玻璃上，然后滚落在地上。

我，就是那个走在街上神情异常的年轻女人吗？冬天的雪盖满了屋顶、树枝，鲜红的围巾遮住脸，露出一双亮闪闪的眼睛。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朝这个年轻女人微笑，你好么？我是你等的那个人哪！

这个年轻女人的确不认识他了，笑了起来。我搞不懂为什么总想起这一幕。为什么我会跟他走呢。难道不

知？有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在我头脑里时常会跳出一两张模糊的脸，抱歉，已记不清了这些在某一时刻代替我男友的身体和我同床共枕的男人。

百货公司第一层大厅，那台进口钢琴早已停止流水般的音乐声，磨石地，大理石的柱子，和无处不在的镜子一样亮，加之第一流的装饰，使每一楼层分类所设的商店既豪华、气派，又不失高雅，够超前的审美水准。特别是每个橱窗里典型的黑发丹凤眼细腰模特儿，真正的东方美女，确实能挽住顾客的脚步和眼睛。

明天是展览日，总监问他，是否能把大厅重新布置？

这意味着加班，他想到，这是可以晚回去的理由，他也可以不答应，总监可以找别人。坐在办公桌前，透过玻璃他扫了一眼大厅，就同意了。

朱红色的环形楼梯，一直通向地下室。我俯下身，恰好与一张瘦长的脸目光相遇。我和他计算准确，各走了一半长长的楼梯。这是一个叫人纳闷的一天：整幢楼居然空无人迹。我扶住栏杆，才站稳。他非常准确地瞄准我的要害之处，我的头发披了下来，我燃烧的脸隐在头发里面，只有应该暴露的身体暴露在斜进楼来的阳光之中。说不上羞耻心，我早就没有脸面了。驾驶和被驾驶完全是两种感觉，楼梯的凸度与凹处好比山峦的起伏，这套临时拼凑而成的马车，同时间相并列，奔出万年如一的轨道。

当我想到自己会在那个阳台对着城中心公园的房间里，面对一个严肃认真的心理医生时，内心瞬间堆满了愧疚，同时发现自己心理治疗的医史可以更换一页，或应在上面增添新的内容。压在床垫下的报纸成了我的秘密，而那个傍晚——我按照报纸广告页上的地址，找到市里新开的这家据称是专治男女关系不合的私人诊所，对我充满了更多的含义。

“那你对自己的工作就一点没兴趣？”

“有，但我不喜欢。”说起工作，我便头痛。作为画廊的管理人员，这是生存下去的手段。可我常常需要一张病假条子，休息一段时间才能重新上班。当然，若换其他工作，我可能更坚持不了。工作怎会让人快乐？我喜欢画廊里一幅总是售不出去の木刻画：循环的人流在一座山腰来回走着，没头没尾，无始无终，这场游戏只能随游戏进行下去。哎，你知道的，我们活着就是一个谜。

阳台外碧绿的树林，光一轮轮跳跃在树叶上，不时被风摇得簌簌响。室内，音乐紧贴着墙壁柔软地滑来，像淡蓝色的江水环绕这座城市流淌。

“懒散和闲情逸趣是两回事。你的懒散来自心理中解不开的结，人不应该选择这种方式活着。”说完，你点燃打火机，长长的手指夹了一支香烟。吐气，呵气，嘴唇抽动一次，眼睛便亮了一下。

录音电话他的声音在说，因为加班，要晚点回家。

“加班？很好。”我嘴里咕哝着，脸顿时飞红。

穿上外衣，我拉开门的动作很渺茫，静静呆在那儿，行人的脚步和笑容极勉强晃过眼睛，我好像在搜索一种陌生的记忆，预先指定了时间、地点、人，我的注意力逐渐集中起来。每个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又何必要求这种负责呢？我的问题在于从不去弄清问题如何提出，更不关心如何解答。这和我心理医生的看法不期而遇，或许，我可以把对男人的不满足转换成一种行为，那行为在开始前就令我颤栗。

这是一件白色的西式上装套百褶短裙，笔挺，线条流畅。他喜欢白色，墙，椅子，门窗，毛巾乃至牙刷，统统白色，跟医院或地狱差不多。可他不这么看，不用考虑就顺手扯掉身边的一个塑料模特儿的淡黄色夹桃红条纹的头巾，被裹卷的长发垂落到肩上。他的手抚了抚头发，端详：配上挑中的那套衣服，嗯，不错。模特身上桔红色的连衣短裙，有两排钮扣，像牙齿咬得紧紧的。他解开第一颗钮扣时，耳朵传来风吹过电线的声音，呼呼地响。他的手由生硬变得灵巧起来，很快就解开了剩下的全部钮扣：里面竟然没穿任何衣服，他的眉头皱了皱，又是一个淫荡女人！他将其扳倒，模特儿的塑料脸转到一边。这提醒了他，这些胳膊、腿都是可以转动的。他试了试，没用，必须卸下，这件漂亮的衣服才能从两只胳膊里无一损坏地退出来。

马路上偶尔驶过一两辆车，轮胎压在下水道的铁盖

上，怪吓人地哐当一声，与隔街上的通宵电影和卡拉OK歌舞厅合成一个夜晚。而百货公司第一层的大厅，无论是对比营业时间还是对比玻璃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太静寂，静寂得教人心里发慌。他的嘴角朝上翘，形成一段迷人的弧线。

这就对了：刚触到衣服，一丝害羞的微笑便挂在一个短发的模特儿脸上，她还垂下了眼帘。那神态跟幼年时读过的古典小说里女主角一样娇羞柔顺……他禁不住一边轻抚一边小心地脱模特身上的旗袍，她婉拒似地挣扎，却经不起他执著的引导，靠在了他的怀里。她的呼吸洁净，肌肤白玉般光滑透明，如胭脂色的灯盏，一个老想躲藏起来的幻影，左右着他的双眼，令他喜悦，心跳不止。

“对种种罪恶的念头，你别害怕。同时，也别反过来添枝加叶，只要如实说出来就行。”仍是孔雀蓝筒裙配米色丝衬衣，套一件水洗纱短衫，不长的头发整齐地拢在脑后，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椭圆形秀气的眼镜，手衬着脸，不说话的时候，你看上去心境淡泊，对已对人无恨无怨。这正是我最为欠缺的。

我情绪好了一点，动了动身体。

“若是我的治疗，换一个环境，比如一个什么海边，肯定不一样。”

“对心理病治疗诊所的宁静是最适合的。”你弹掉